

小城

◎董朝霞(河南叶县)

记忆中,小城很小。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街道各有三条,都是窄窄瘦瘦的小街。从南关到北关距离不足两公里,从东关到西城河仅有数百米。城内大多民居陈旧而残破,好多机关单位也只是简陋的平房,偶有几栋小楼鹤立鸡群。全城最热闹的是东西走向的中心街,这条街上有两个商店,一个是县委对面的红旗楼,另一个是十字街口的磨角楼,这是全城人的购物中心。大街两旁有剧院、书店、电影院,还有浴池、照相馆、理发店,沿着这条街步行,几分钟的路程就可以阅尽整个城市的繁华。

其实,小城很老。聊起过去,老人们就会津津乐道,这里古为豫州地,地处南通云贵、北抵幽燕的交通要道,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北部边陲的重镇。小城历经朝代更迭,顽强而坚韧,生生不息。

我小时候,

题鲁山汉字节诗两首

◎严寄音(河南平顶山)

仓颉

天地穷其类,
摹来作象形。
鬼巫潜暮夜,
民智启愚氓。
书递文明火,
仓迎粟雨声。
五洲尊字圣,
华夏自神灵。

汉字节

盛典新开汉字篇,
独为仓颉聚高贤。
声通古韵书香远,
文祖皆尊四海牵。

父亲在文教部门上班,我家就住在他工作的大院。那是个相当古老的建筑,院子很大,有宽敞的大门,挺拔的门柱,看起来青瓦蒙尘,油漆斑驳。父亲说这里原是明代县衙,始建于明洪武二年(公元1369年),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。参加工作后,每天沿着护城河岸上下班,常常和一位年长的同事相伴而行。她告诉我,以前,小城不仅有护城河,还有城墙,随着时代变迁,城墙早已失去它原有的意义,便被拆除建成了排排民房。中心街南侧,邻着四眼井街,有座文庙,据记载,始建于金代正大三年(公元1226年),文庙历经数次兵焚、修葺,解放后,作为县委所在地而得以完整保存。城北叶鲁路旁,也有座古庙,我们习惯称它为“北庙”,后来才知道,它叫真武庙,被誉为“中原北武当”,由于年代久远,战争纷至,风雨侵蚀,其修建时间已无法考证。触摸着县衙、护城河和古庙被岁月剥蚀的容颜,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小城厚重的历史积淀。

不觉中,小城在变。寒来暑往,花开花落,在这个小城

漫不经心地长大,随遇而安地生活。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,小城热闹起来了。大街小巷,个体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。万泉河市场和昆阳商城相继建起,商户云集;南北两个菜市场陆续出现,摊位众多。崭新的楼房替代了破旧的平房,越来越多办公楼、商品楼拔地而起。与此同时,小城慢慢地东延北扩,越来越大。我先生家居东菜园,那是一个邻城的村子,我们结婚时,家门外不远处就是大片的田野、废弃的沟渠、苍老的古树。儿子小时候,总是对我说:妈妈,这儿很像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让我顿感苍凉。没想到数年后,这里修起了宽广的新文化路,从我家门口向东一直延伸到四公里之外,众多办公机构从小城搬出,风格不同、造型各异的现代化建筑在道路两旁矗立,形成与小城相通的宽阔大街。我家竟然处在了小城的中心地段。城市框架的拉大给我们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幸福,小城的变化让我始料不及,感慨万千!

如今,小城真美。古老的城市从历史深处走来,沐浴着党的

阳光雨露,追逐着新时代的步伐,愈发生机勃勃。曾经,我以为高楼大厦、公园广场、公交线路,对于小城来说,只能是美丽而遥远的憧憬,而今,这些全部成为现实。小城不断向外扩展,越来越多的高端社区震撼绽放,房子的高度一次又一次抬高我们的目光。目前,小城已有压缩式垃圾中转站13个,城区公厕58座。大街上小游园随处可见,盐都公园四季常青,人口文化广场环境宜人,城北城雕公园、近悦远来湿地公园未来可期。小城的公交线路四通八达,几十年来与自行车相依相伴的我,现在可以乘着公交上下班了。傍晚,北从亿联建材城,南到御龙湾小区,东自产业集聚区,西至沿河路,到处霓虹闪烁,流光溢彩!修复后的明代县衙成为小城的文化招牌,里面的青瓦碑石镌刻着一代先贤的亘古传奇,记录着他们励精图治的故事和清正廉洁的箴言。这悠久的历史与文化,和中华文明一脉绵延,正是小城发展自信的基因与底蕴。我坚信,小城的明天会更加美好!



留白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闲暇时,我爱写几个毛笔字,感觉字写得还不错时,就把它贴在墙上。原本是想好好陶醉一下,可情况常常是,看了以后,自己都脸红,又赶紧取了下来。真应了那句老话:字怕上墙。

说老实话,帖,我是认真临过的,照葫芦画瓢,也写了一段时间,基本功还是有的。可越写越拘谨,越写越难看,左冲右突,始终在迷宫里打转,最后,自认不是那块料,撂下不写了。

自从认识了张老师,我写字的瘾,又被勾起来了。这大概,就是所谓的技痒吧。张老师的书法作品,得过奖,还举办过书法展。最有趣的是,我俩都喜欢小酌两杯,几回酒酣耳热后,就成了好朋友。

一天,我俩小酌。我把以前写的东西,拿给他看。问他,这字还有希望吗?当然,我问的不是能得奖、办展览,而是能挂在墙上,看着像那么回事就行。他看了几幅,说不错不错。这一听就是客套话,酒有点上头,我就说你能不能来点真的。他脸也喝得红红的,眼睛盯着我说,那我就真说了。我赶紧把酒给他斟上。

他说,我的单个字,看着还行,毛病,出在谋篇上。单个字,就像个人,严于律己,遵纪守法,做好自己的事儿,就是个好人了。但谋篇是社会,是众多的个人,组合在一起,不仅个人要做好个人的事儿,还要相互搭配,取长补短,形成合力,才能从整体展现出一种精气神来。

他的意思我懂,我问怎么落实在谋篇上呢?他拿来一本《美学大观》递给我,说有一部分是讲书法要领的,你好好看看。我说书以后再看,你先讲讲。

他说书法,是一种线条的造型艺术,全篇,讲究气运贯通。不单是黑色的笔画是作品,那什么也没有的空白处,同样,也是作品的一部分,所谓计白当黑,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国画中的水牛,画水了吗?没有,只在一个合适的位置,画一个扬着脸的牛头,画几笔柳树,画一个牧童,水,自然就有了。字,也是一样的,该小的要小,让出位置,该大的要大,显出精神,相互搭台,展示特点,留出空白,全篇,就灵动起来了。字,单个看,是不错,但

组合成篇,单个的写法,就不一定合适。一个字具体要怎么写?要胸中有全局,不仅要顾及左邻右舍,还要处理好上下关系,每一个字,只有找好自己合适的位置,才是最妥帖的。该大就大,该小就小,该变形的要变形,该留出空白的,一定要让出空白,既要有个体,也要有整体,个体必须服从整体,那才会是一幅好作品。

行家就是行家,真是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这本《美学大观》,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,常言“功夫在诗外”。字,老是上不了墙,怕是和我是盯着一点看,钻了牛角尖有关系,换个角度看,拉开距离瞧一瞧,从全局观察一下,也许,真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